

守护童真

叶亚玲

报恩的儿子

黄骏骑

2024年夏天,我怀揣着满腔热忱,走进安庆市社会(儿童)福利院,成为一名特教老师,也拥有了一群特殊的孩子。他们的童年被无形的屏障包裹——自闭症困住他们的言语与心事,智力障碍滞缓他们感知世界的节奏,脑瘫束缚着他们奔赴美好的脚步。我与这群特殊的孩子朝夕相伴,做他们的老师,也做他们的“妈妈”。

刚认识小诺(化名)的时候,他好像把自己关在一扇透明的玻璃窗里,对外界的一切都漠然视之。我喊他,他从不理我,只是反复地给小汽车排队,用小积木搭高高。教他开口、教他感知世界,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。普通孩子一遍就能学会的简单发音,我对他重复了上百遍,换来的始终是沉默,但我并没有气馁,仍然每天不厌其烦地给他读卡片,陪他玩游戏。

油菜花开的时节,学校组织孩子们外出踏青。漫天金黄铺展在眼前,微风裹挟着清甜的花香拂过耳畔,孩子们都欢喜地伸手触摸,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哪一朵更漂亮,只有小诺在田埂边走来走去,一会儿摘花,一会儿看蝴蝶,不发一言。但回程的路上喊着口号“一二一、一二一”,我听见小诺也跟着一起小声地说“一”,那一刻他的声音很小,却让我惊喜万分。

两个月后的今天,小诺已经可以跟着老师点数出“一、二、三……十”。我明白,他的进步离不开日复一日的陪伴和教育,他就像是花期漫长的龙舌兰,只要耐心等待,终会听见花开的回响。

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燕子(化名)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儿,比别的孩子迟钝一点、懵懂一点。刚开始我教她认识数字的时候,她常常学了就忘,昨天认识了长得像筷子的1,今天就已经忘光了。我只好耐心纠正、重新教导,她也从不气馁,总是努力随

着我的节奏跟读、指认。正是她的这份笨拙的坚持,悄悄治愈我教学中的焦虑和迷茫,她没有放弃,我当然要和她一起努力。

去年初夏,院里的枇杷熟了,这是燕子最期待的季节,因为她最爱吃枇杷。老师们把劳动技能课的讲堂搬到了室外,带着孩子们认识果实、采摘枇杷。燕子摘果子时总是把握不好力度,常常捏坏果肉。我站在她身边,手把手教她抬手、摘果、收放。她学得很认真,反复尝试很多次以后,终于成功摘下一颗完整饱满的枇杷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她没有立刻放进自己嘴里,而是递到我手里,发出模糊的口音:“老师,吃。”

那一刻,酸甜的果香和纯粹的善意扑面而来,我看着她澄澈的眼眸,明白了智力的滞后从不是成长的缺憾。燕子虽然学得慢、懂得少,却葆有最赤诚的善意与温柔,她一点点笨拙的进步,一次次纯粹的分享,都是童年最动人的成长答卷。

小浦(化名)是一名脑瘫患儿,肢体的不协调,让他的一举一动都格外艰难。他走路摇晃不稳,四肢僵硬,抬手、弯腰、迈步这些普通人轻而易举的动作,他需要拼尽全力才能完成。

小浦曾经十分腼腆,因为行动不便、害怕摔倒,总是安静地待在角落,很少参与集体活动。于是,每天的晨操我都跟在他身边,鼓励他沿着操场慢走一圈,告诉他老师就在身后保护他,不用怕,寒来暑往,我们都是这样,从不间断。运动课上我和康复师一起鼓励他主动运动,为他每一次伸展手臂、抬高小腿而欢呼雀跃。美术课上,小浦虽然动作慢,但在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总能完成自己的作品,我会给他拍下照片,告诉他:“你完成得真棒!”

慢慢地,小浦变得开朗,敢于尝试迈步行走,尝试用雪花片拼出小飞机。在刚刚举办的运动会上,小浦报名参加“沙包抛抛乐”项目,还告诉我他一定会拿第一名。

一年多的朝夕相伴,我见过自闭症孩子冲破沉默的壁垒,见过智力障碍孩子坚守纯粹的赤诚,也见过脑瘫孩子、向阳而行。我尝过教学无果的迷茫,体会过静待成长的煎熬,更收获了破土而出的惊喜与双向治愈的温暖。

六一儿童节,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孩子。我的孩子们或许不完美,成长节奏缓慢,无法拥有肆意奔跑、畅快表达的童年,但他们同样纯真、勇敢、可爱。往后岁月,我愿继续做他们的港湾,不慌不忙,陪他们慢慢长大,用专业与爱心守护每一份独一无二的童真。



我有三个孩子,这在同龄人中,说来难以置信。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,夫妇养一个孩子,正常,至多也就两个。我19岁结婚,20岁时女儿出生,22

岁时儿子出生,到了1976年,妻子怀孕,本想去医院做人流,老母亲知道后,说什么也不同意,理由很简单:抬一头猪,必须是兄弟两人,怎么能只有一个男劳力呢?那时,计划生育尚处于宣传、起步阶段,对家属在农村的国家干部生育还没有硬性规定,我也就没有违背母亲的意愿,让孩子留下了。

俗话说,过月儿子是个宝。孕期过了11个月,还不见动静,妻子也没有当回事,每天照样下田干活,到生产队里挣工分。转眼到了1977年农历3月,乡下插早稻的季节。初七早上,她挺着大肚子去插秧,邻居范奶奶笑话她:你还不歇着,一会儿孩子要掉进水田了。那天,队里的男女劳力都在后畈大八斗里插秧。插到大田中间,妻子感到腹部痛疼,知道快要生产了,一口气跑两三里路回到家,不一会儿,儿子就下了地。孩子出生时间是8点半,给他取名黄昀。

1979年底,我从家乡中学调至潜山县(现潜山市)文教局工作,只能每周六趁夜色骑着自行车回家,周一赶回县城上班。身为三个孩子的父亲,对他们也是“放养”,谈不上有什么关爱。在育儿理念上,信奉“严是爱,松是害,不管不教会变坏”,潜意识里还残留着“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”的陈腐观念,因而时时总是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在孩子面前。孩子的生活起居,全靠妻子照料,我至多是过问一下他们的学习。

小三子在老家读书,有两件事让我难以忘怀,想起来甚至有刻骨铭心的难受。那年代生活窘迫,家里连一个钟表都没有。也怪我粗心,即使手头再紧,一座小闹钟还是买得起的。黄昀每天上学,只能和邻近的同学结伴而行。有一天,他担心迟到,独自一人起早,摸黑壮着胆子走了几里小山路赶到学校。谁知还是下半夜,学校大门紧闭,他只好翻墙而入,在教室门口静到天亮。有一年冬天傍晚,突然下起鹅毛大雪,他妈妈让他给在牌楼中学读书的哥哥送棉袄。黄昀二话不说,兴冲冲,一口气跑到学校。谁知返回时大雪盖住了路,大地白茫茫一片,在刘河街下街头走岔了方向,离家越走越远,天渐渐黑下来,他急得哭了起来。他才8岁。幸好遇到了我当年的同事方老师,把他送上了回家的大路。这些都是事后妻子在不经意的时候告诉我的。

后来,妻子“农转非”,全家搬进了县城,只能将黄昀一人留在乡下念初中,每逢周六,到奶奶那里拿点咸菜,有时也回县城小聚。其时回牌楼只有一趟车,人满为患。周日下午下着大雨,我送他返校时,看着他瘦小的个子挤进候车的队伍,转眼消失在雨帘中,心里真不是滋味。

黄昀5岁上学,17岁顺利考上华北电力大学,一家人自然欢喜,搁在当下,父母无论如何都会送孩子赴京上学,一路上呵护有加,而我那时却只是给他买了一张硬座的火车票,委托一位熟人的女儿在路上照顾一下。这个女孩是到华北电力大学在职进修的,买的是软卧票。合肥至北京是绿皮慢车,时程少不了一天一夜,车上挤得喘不过气。昀儿到京后打电话对我说,到了晚上,卧铺的门关得死死的,根本见不到这位同伴,只好站着,到了北京小便憋得时间长了,怎么也解不出来……他说得轻描淡写,妻子听了几乎流出了眼泪,一个劲地数落我:孩子从没有出过远门,你工作就那么忙,怎不送一下他?就不能多花点钱,给他买一张硬卧票?

小三子学习发奋,大学二年级入了党,毕业时荣获“北京市高校三好学生标兵”“教育部优秀高校毕业生”称号,毕业典礼上,校长两次为他颁奖。在本校研究生毕业后,供职于北京市城市排水集团,靠敬业成为单位业务骨干,还被北京市委组织部、国资委推荐到井冈山干部学院培训。

昀儿在京城安了家,娶妻生子。这些年,我和老伴常去北京小住,几乎游遍京城的名胜古迹,春节在地坛庙会观看祭天仪式,在老舍茶馆品尝大碗茶,在国家大剧院欣赏京剧。孩子一家还利用休假,陪我们到云南、山西、贵州“金秋山水游”,游览法国、意大利等异国风情。

妻子常说,你养孩子没操什么心,而他却懂事孝顺,就是来报恩的。我听了,连连点头称是。



黄骏骑,退休干部,现居潜山城区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安徽省作协会员。出版《一得集》《泥土的升华》《踏着月光上天柱》。



叶亚玲,1990年生,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。2025年获得安庆市孤残儿童护理员竞赛一等奖、安徽省孤残儿童护理员竞赛一等奖,2026年度获“安徽省金牌职工”称号。现居安庆。